



儲保軌鑑

單

9
3334



文久紀元辛酉開鐫

儲保軌鑑

平戶

樂歲堂藏版



儲保軌鑑序



去五味均平歲

儲保軌鑑一卷平戶藩老葉山高行
所編也高行之父曰高仕豐功公
最得親任祇役江都二十餘年其去
平戶也高行齡僅四歲耳既而高行
思慕不已年十七始來江都得相見
嗚呼父知公事靡盬不顧私恩其子

少年跋涉山河，問父於三千里外，可謂忠孝聚乎一家矣。提先子壯而辱知，豐功公因與高親善，高行則執贄於先子之門，而學術文章一無不，因指導焉。高行既承家，乾齋老矣，擢為，諦乘公之傳，公成立，恩寵倍渥，功績不少。嗣子高詮亦純篤，能

肖乃父，又擢為，今侯之傳，於是乎。高行感恩遇之厚，輯茲編以獻左右，公受而喜之，置座右以為鑑戒。君臣遇合之密，洵可欣也矣。高行之編此冊也，郵筒遠致，示之先子，先子既感其出乎愛君之誠，又喜其議論有自得之見，且讀且評，又從通而壽諸

梓高行乃請敘文未成偶 諦乘公
疾病終至大故先子亦繼沒去歲冬
月 今侯東覲高行擢執政以今春
來江都 侯命給資俾刻之於家蓋
此編所舉皆聖賢法語非浮華纖麗
喜人耳目之類也為人子者讀之則
晨省昏定問安視膳皆得取法而為

人臣者讀之則知阿諛迎合脂韋求
容之為可愧忠孝之道備焉抑夫
侯之系出左府源公經七世至
源大夫判官公始封肥前併領壹岐
殆乎千年綿綿相續至今日其間無
養他姓之子而為嗣者則求之於列
藩蓋無是比矣所以能如此者雖由

累世君臣之積德，又其祖宗垂教之
懿使然，然則祖宗之心，亦即此編之
意也已。今高行之家，累世相繼，克忠
克孝，已效績於侯家，而又能豐大
其家，侯家亦不啻用其人，而又刻
此卷以垂訓於世，君臣誠意之所感，
則其國之愈昌，愈隆，以傳諸無窮，亦

可卜也。先子承恩於侯家，殊厚。梲
不肖，以父故，常出入於侯家，視高
行為父執，頃者，高行徵序於梲，乃代
先子書之，併言交誼之概如此。
文久紀元辛酉晚春下浣

昌平學講官佐藤梲撰

手編儲保軌鑑引

漢以後言輔導者莫不由於賈誼焉而朱子儀禮
經傳通解真德秀大學衍義及本邦字子廸輔儲
編等皆載賈子所撰保傳篇然真字所錄從史書
刪削未亦自割剔但夫賈子保傳一篇在于大戴
禮者未多歷前儒刪削此則漢時列孝經論語尚
書以進之於君者也吾邦未聞有執以進講者恐
為闕典今熟讀其全文則自首至尾能歷叙前世
鑑戒以曉諭當時君臣所引古典極悉周盛時善

人是富輔幼主教太子之方成康刑措之隆治蓋
出于此亦可見焉實為後王之明鑑則與論語尚
書並行其亦有以哉是故鈔出大戴所存全文以
加標註附以文王世子及歷世輔導資善之懿蹟
與諸賢之書疏等題曰儲保軌鑑而文王世子以
下所不切乎輔導者依仿朱子節略原文以編之
要唯欲切實而簡明焉已若夫調護規諫事涉惑
溺荒淫之類一切除而不錄蓋有不易講于幼主
之前者也亦所謂不語怪亂之意爾故與朱真字

所輯不能無取舍出入乃其可論辯者又贅記愚
意於各條之後高行固非職文學者嘗叨荷吾
乾齋老公特旨於國本輔翼之道有微衷之不可
已者遂不揣孤陋竊錄此編只恨多病衰廢聞見
狹隘未能全脫稿抑謂保傳篇朱子大賢既已彙
括繼以國語楚莊王使士豐傳太子箴事經傳通
解中與學庸並輯則世必有鈐版專行者矣其此
編之有補於
諸君保臣與否將以質諸有道君子因聊引其端

安政二年乙卯純陽月初二 葉山高行謹撰



本傳疏經傳通
解等皆首有夏
為天子十有餘
世而殷受之十
二字恐非舊文
也下文數項所
承但有殷周二
字無夏字前儒
云誼之書已經
史氏刪削皆非
全文天戴所編
尤近原文

與漢書作齊燕

儲保軌鑑

大戴禮保傳篇

平門葉山高行編錄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
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
也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太子及生固舉之禮使士負之有司
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過闕則下過廟
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時教固以行矣昔

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大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其德義師導之教順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

寡言安居

比漢書作意聞博作博聞

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性習貫之為常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始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

太傅、太傅、其不則而違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緝於下矣。學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顏云：有過則史書之，徹膳下文。詳言之，顏云：充進。置進善筵，令進善者立於筵下。鄭云：充設，誹謗之木，使書政之愆失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於，鄭云：充設，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聲史誦詩，工誦正諫，士之鼓，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工，樂人也。管，官長。

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

撰亂也。

諸本別作敬。

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鸞，知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

○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

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弼拂古書通用。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

前當作所諸本皆作三代之所以長久者

得漢書通解並作訐

○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計者謂之詆誣。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故也。鄙語曰不習為吏如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若不能從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

視已事諸本作視已成事鄭云觀前成事也古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沈泰云已事已往之事

辭通解本傳作避

取漢書新書並
作變

天子漢書通解
並作太子然下
文以天子承言
則作太子者恐
非

參諸本作累

而後車必覆也。夫存亡之敗，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

○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夫服習積貫，則左右已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參數譯而不能相通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教習然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書

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時務也。

○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至此，巾車教之道也。經傳通解，賈子曰：在武王踐阼，篇學禮十四。通解別古書以編輯，故然其他不一一辨也。新書作宏。

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鄰愛於疎遠，卑賤不能懲，怒室慙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其屬，太傅之

得新書作德

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

集新書作焦

酸新書作飽

天子宴私，安如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酸飽，而強饑而憊，暑而渴，寒而嗽，寢而莫宿，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送樂序，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光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青，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

素誠繁成新書
作素成無繁成
兩字下文亦有
素成無繁成似
衍

必慎始敬終云爾素誠繁成謹為子孫娶妻嫁
不敢姪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
仁義之意狼虎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
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
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
世戒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
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
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史縵瑟

沈泰云倚升而
言新書作倚斗
而不敢煎詞升
所以對新書升
皆作斗
隆大戴禮記補
注云隆古文地
字典地古文作
隆

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
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
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后卜名上無取於天
下無取於隆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
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
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
行則鳴珮王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
無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

弼拂之 酸作飽 菁 圖也

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玼珠以納其間琚瑤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舌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椽以象列宿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

改新書作跋

○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改坐而不差獨處

而不偃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緜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此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由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匹黎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弒於檀臺穆公以顯名尊號二世

以刺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繼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為義主，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安陵任周贍，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田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

者未之有也。

○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臣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頽舊冢，而吳人服，以其先為慎於人也。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鮑叔以為賢於已，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

則異間新書有處字是

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鮪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吊，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色，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

沈云彌迷聲近
退下恐脫之字

以治，史鮪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

○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佯狂，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如所以能申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

以齊至新書作
自齊魏至
新書如作而

於當以下六字
新書作聖人之
於聖者之死如
此其厚也况當
世存者乎

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今知惡古之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於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興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

漢孝昭帝五年六月詔曰：朕以眇身，護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大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朱子云：保傳

傳文顯以為賈誼所作，今在大戴禮四十八篇，其詞與誼本傳疏合，言教太子輔少主之道，至詳悉而極懇切矣。故自當時即以列於孝經論語尚書之等，以進之於君，由此觀之，此篇固既有尊信專行矣。儀禮經傳通解採此篇，與學庸並輯，然多所刪削，文僅千百二十餘字。大戴原文三千百二十餘字，其所削亦觀別錄在通解中，非敢蕪棄之也。字氏輔儲編尤主博搜，而此篇錄千二百七十餘字，真德秀云：保傳之篇，雖

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也欲知教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其首而此篇次之無餘蘊矣此言是也然其作大學衍義所輯保傳篇亦八百八十餘字前世之鑑戒不可就而詳見也是以今錄大戴原文其彫刻訛誤或小異同處就本傳疏及賈誼新書等比較旁雜所考以作標註庶賈子撰述之意能明而稍復舊時之全焉且此篇以夙列於孝經論語尚書今特真諸編首云

禮記文王世子篇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

在察也未猶勿也原再也

說音脫間猶瘳也

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旬有二日乃間

○成王幼不能泄昨周公相踐昨而治抗世子法
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
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凡王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
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
懌恭敬而溫文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

語言也

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
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
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
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
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
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
治君之謂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昨而治抗世子法於

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于音迂益於君，則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泣，作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

可不慎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著明也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

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
子之謂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
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
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

○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
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

世子親齊玄而養

○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
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子復
初然後亦復初

真德香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
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
之知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
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修內由內以達外禮
雖修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醞釀涵暢相與無間

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溫則不暴。文則不野。此皆教之以禮樂之功也。然禮樂者教之之具。而師傅者教之之人。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太傅以身教。少傅以

言教。二者益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師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益如此。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為君矣。不

可復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
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
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
警矣然周公之所以教亦不過為人子為人臣
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他可類推矣古
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于學而世子
與之齒遜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為君者也而乃
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為後先何哉君在
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為世子而以尊君

親親敬長之道為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效
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
曹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
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今此所
編錄採事親輔幼之條而已德秀所言亦極剴
切故併錄

大學今學記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教學半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

勝音升

所由興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而學則

鄭云燕猶教也
襲其朋友襲師
之譬喻

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

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右數節係于教學，真筌其說。君道師道，亦切實而要約。堯舜禹湯文武，即君而師，師而君，非二人君自為儲副，而著眼在斯，則國家之隆也。

盛可必也。篇內雖多格言，此編專主簡約，故按其要者爾。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左傳

里克曰：太子奉冢祀杜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閔公二年

○晉叔向曰：齊桓公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明以為輔，有呂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惠不倦，求善不厭，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

惠左傳作念，史記作惠，今從史也。以一讀易通也。

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驪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厚，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昭公十三年

晉語

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孤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負賈佗，公族

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文公重耳也

○文公問於晉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讜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讜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若有違質，教將不入。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孝

比親也。友，二親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諮于二虢，度於闕矢，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

周語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慶，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

文之制也，智文之興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智，師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天子被文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

鼎曰守終純固
道正事信此覆
述上事也而上
無純固等益術
字或因穆王征
戎章而誤

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必早善，晉子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又晉語

悼公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苟家，惇惠，苟會文敏，鷹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導之，使果

敢者諗之，使鎮靖者脩之，悖惠者教之，則徧而不
倦。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
鎮靖者脩之，則壹。

楚語

莊王使士亹傳太子歲，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
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
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王卒，使傅之，問於
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
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

休懼，同禮，藉矇。
註引作休懼。

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
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
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
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
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
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
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悖，篤以
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
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

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
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
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
濟不可為也

霸者孔孟之所鄙然其君臣當攻伐之際好善
尚德周漢古書多記其善言懿行曾子大學亦
有楚書魯犯而齊桓及晉文悼之為公子遭國
亂而出亡桓則鮑叔牙傳而從之能勸用管仲
文則三材相從以輔翼之悼則知周卿士單襄

公之賢往而事之三公及復國為君遂令諸侯
以霸其勤苦勉行之實與師友臣僚之功可以
想見當時焉桓公晚節雖史多貶詞為五霸稱
首賢臣早歿功業隨墮惜哉楚申叔時之言則
經傳通解中保傳傳末去賈子原文代以斯事
叔時所言比之於晉臣之語又為典實今節略
併錄以備參觀

又左傳

師曠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早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

則教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
察其政史為書誓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
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夏書曰道人以木
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
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
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公襄
羊十四

按夫君神之王者詩卷阿云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百神爾主是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勿使失性者書湯誥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
下民若有恒性克終厥猷惟后之意也有君而
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者既有司牧之君
而太子為之儲貳則師導之教順保保其身體
勿使嗜好過度夭折生命顛墜緒業之意歟貳
字註為卿佐者恐非本旨也天子有公者所謂
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是也豈使一人肆于
民上而棄天地之性者兼君與民而言也且諸
法度施設之類皆古之遺制而往往與保傅傳

相符，但其言天言性者，賈子之所未盡也。師曠以聰有名，今聽其語，則又明於道者歟。

反覆讀之，文亦通暢
多疵瑕耳

周官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周設斯官，皆為天子天職也。故少主太子，輔翼如保傅，篇所言矣。吾朝

神武天皇創業，定功行賞，天種子命，天富命，侍左右輔政，西聖東聖，皆有輔臣也。

儀禮經傳通解 武王踐祚學禮

魯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
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
然則五帝有師乎夏夏曰有臣聞神農學乎悉老
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
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大成執湯學
乎咸子伯文王學乎鉸時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
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
功業不著於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

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程明道所謂舜禹文武亦皆有所從學蓋言此
乎然其訓辭無得而見矣太甲武丁之於伊尹
傳說師保之訓始詳以垂教於萬世大學衍義
以說命下篇為帝王為學之本論語欄外書曰
經書言學之初在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修乃來論語首言學而其旨與說命吻合時習
之即務時敏之謂也是以初欲鈔伊訓說命以
實于此編首雖然既在尚書則無待考索者故

錄此條以示列聖之所從學焉。

漢高祖三傑條

帝置酒雒陽南宮，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

下也。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群
臣悅服。

漢高祖，挺生於嬴秦無道之時，以沛亭長，仗劍
崛起，取秦代之。其豁達大度，知人能任，從諫如
流，除秦苛法，政從寬厚，天授民歸，遂開四百年
之基，而不自滿，假讓功於三傑，若得莘野磻溪
之流，以為輔弼，則商湯周武，何不能媿也。雖有
新城三老，魯兩生，四皓之徒，無一登庸者，惜哉。
然人傑用舍，亦可以鑑劉興項亡之迹也。

北魏太子高允條

魏主使崔浩、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
令史閔湛，都標性巧佞，謂浩註易及論語詩書，馬
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頒天下習業。湛標又勸
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浩從之，刊石立於
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石，
北人無不念惠，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
怒，使有司案浩及郎史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
有寵於魏主，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謀於高允。

允勸其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鑒謂首
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遂不以實對魏主殺
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將及
於允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
其死魏主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
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
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
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
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竊問皆云浩所為

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
虛妄殿下哀臣侍講日久欲丐其生耳魏主顧謂
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為之臨死不易辭
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
之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
吾欲為卿脫死而卿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
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
勸戒崔浩孤負聖恩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
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崔浩

實同其事，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恩，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勤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拓跋魏太子高允事於父子君臣故舊之際，情義兼盡，為千古美談矣。朱子小學書亦載之。今就歷史加詳錄之。

唐太宗十八學士 兼求諫條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是日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四海賓，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士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思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遠、宋州總管府戶曹

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饌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乃使庫直閣立本圖書已上十八人形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太宗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突厥頡利可汗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冠帶徵之力也太

宗又曰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皆非上策乎曷者突厥之疆控絃百萬用是驕恣以失其民朕或失道他日亦得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史稱唐太宗撥亂文治之功三代以還未曾之有也自其為秦王時妙選府僚招致一時賢士講學資益以為他日盛業之地矣程朱所謂友臣之義賓客之官可以類推也已且貞觀政要卷第四自論太子諸王定分以至論規諫太子

凡二十一章太宗誠意時賢論諫多可為法者
既是一部輔導全書故今不復節略編之宜就
本書而見焉

元稹上書

唐憲宗元和初右拾遺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
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
上早擇脩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藩王
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
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瞶廢疾不任
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有之其友諭贊議之
徒尤為冗散之甚搢紳皆耻由之就使得僻儒老
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博之德義納之法

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願嘉納其言。

真德秀曰：元稹欲為太子諸王簡僚屬，其論當矣。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為儲貳，未聞妙選一時之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略聲色，無所不有，卒墮元和已成之業，吁可惜哉。

程伯子論十事劄子 師傅條

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也。

程叔子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

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蓋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

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此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爲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爲此也。

第二劄子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

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

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朱子文集戊申封事太子條

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恠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一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和佞，儂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

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官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又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汙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

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表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

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官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大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

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

○臣伏見比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爲使之習事不若勉其脩德況今皇太子育德春宮幾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脩德之學未至

而於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雖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竊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於此而已伏乞聖照

全已酉擬上封事太子條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

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丞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

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
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
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
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
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
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
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
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
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

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
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
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
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
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
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
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
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
意焉則天下幸甚

二程朱者，賢儒之巨擘，後世之所取信，皆於太
子輔導之事，尤深致意焉。其所論與賈子互相
表裏，而朱子封事論治心之要，亦切實而正粹
矣。今但錄輔導之條而已，編錄到此，大意既了，
以下所錄皆屬餘意，故不拘時代，真諸卷尾耳。



附載

資治通鑑前編

夏仲康甲戌十有三歲，王崩，子相踐位。壬寅二十
有八歲，寒促殺王于帝丘，后緡歸于有仍氏，靡奔
有鬲氏。癸卯相后緡生少康，子有仍。甲子二十有
二歲，夏少康自有仍奔虞，壬午四十歲，夏遣臣靡
興師討促，伏誅奉少康踐天子位。王命誅促，子澆
及豷復禹舊績，夏道復興。諸侯畢朝，左傳晉魏莊
子曰：夏之衰也，有窮君羿篡，夏自立。凡八年，促又

殺翠而代之不改有窮之號生澆及豷伍員曰少
甚毒也康為有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少康奔
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邑諸綸有田一成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
收夏眾撫其官職魏莊子曰夏之舊臣靡自有鬲
氏收二國之燼以滅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
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

史記趙世家

晉司寇屠岸賈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

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
腹走公宮匿趙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
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
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妻生男屠岸賈聞
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
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
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
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
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

易者請先死，乃二人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

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太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

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

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復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伊傅周召之業炳焉在經後賢莫能及焉語所云託孤寄命臨大節不可奪亦不多見其人如夏舊臣靡趙公孫杵臼程嬰其事蹟小大雖非倫其避禍保存克殲大讎以成復舊之功一也三子固非有託孤寄命之任者自奮能竭臣節容義友信而已矣世之任職受託者豈不聞風

而興起乎哉故併錄

劉向烈女傳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文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有過非夫之罪也遂復姜后

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于威儀而有德行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行伯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珮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邪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

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
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
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
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
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
足以立于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
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
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姜之遇之甚善

有馬二十乘將死于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
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
于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于公子
昔聞也曰從者將以子行昔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
可以貳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
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
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况縱欲
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亂不長世公子

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邾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于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為文公。迎齊姜以為夫人，遂伯天下為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于善。

○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

王曰：「與賢者俱，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羊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于王，令賢于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

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于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

唐書后妃傳

唐書本傳長孫后事多遺漏故就歷史網鑑以增補之細

事畧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性仁孝儉素，好讀書，視古善惡以自鑒。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

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庭有被罪者，請自繩治。後上怒，解徐為申理由，是宮闈之中，刑無枉濫。訓諸子以謙儉為先，撫庶孽逾於所生，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卧内，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為誡，帝不聽用，無忌為尚書右僕射，后密諭令宰讓帝，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

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令奈何資送公主反倍
於長公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
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
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
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
也帝罷朝怒曰會將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帝曰
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帝驚問其故
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故
也妾敢不賀帝乃悅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

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為從幸九成宮
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興疾以從宮
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何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
大赦汎度道人救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
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死效我尚何求
且教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
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以
聞帝嗟美而羣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爭止及大
漸與帝訣時玄齡以遺就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

小心慎密，苟無大故，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帝覽之，悲慟，以示群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於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人主賢聖，則不趨，有良弼，又必有賢后妃。如文王大妣，是也。周宣王中興，能聽姜后降，及霸王。

亦得內助。漢唐以還，歷代賢君，往往皆然。衰亂之漸，多由閹內而生，可不慎乎？保傅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是以參考劉向烈女傳、女四書等，以舉五賢女，附載於此編，亦庶乎有少補焉也。與其觸類而長引，而延之，是在其人，高行謹識。」

篇內所采錄極為切實但侍讀
者未能奉此意以師道之是為

要耳

乙卯秋仲上澣一齋主人覽

儲保軌鑑畢

